**中共統戰無足懼**

－－參加辛亥革命討論會的聯想

張忠棟



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四月初在芝加哥舉行年會，特別安排了一場辛亥革命討論會，由去年台北、武漢、東京三次同一性質的討論會分別派代表提出論文，並由美國和以色列學者擔任評論，整個討論的經過，中外報紙報導已經很多，筆者不擬多費筆墨，再加敘述。只談學術不觸及政治本文所想談的是中共藉學術會議搞統戰的問題。芝加哥開會之前，香港大公報即以頭條新聞強調這次會議是海峽兩岸學者的首次接觸，會議期問，美國中、英又報紙的報導也常常出現「歷史性」這一類的字眼。在討論會進行的那天晚上，輪到提論文的人針對評論提出答覆的時候，武漢的代表章開沅首先發言，不為他自己的論文說話，卻針對張玉法的論文作資產階級革命或全民革命的辯論，而且他在開始說話的時候，姿態放得很低，一則表示佩服我們的學術研究的水準，再則表示要在徵求我們同意之後，在他們的刊物上發表我們的論文。

我們的代表在海外參加國際性的學術討論，因而和中共代表碰面，是過去幾年常常發生的事。除此之外，兩方人員在其他國際性場合進行文化、體育活動的接觸，也不知有多少次。但是由於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，有高度的政治意義，所幸中共方面這次便借機會大做文章，硬要把一場學術討論染上政治的色彩，部份美國記者也跟著起哄，也把這次會議看成雙方政治性的接觸，而且是官方認可的。

我們自始至終，都把這次會議看作國際性的學術討論。我們的論文，除了秦孝儀先生是根據主辦單位的要求，介紹黨史會的史料與出版之外，其他都是有主題、有論證、有注解的標準學術論文，而且每篇論文都有學術上的創見，幾位評論員因此都給了我們很好的評語。秦孝儀先生是黨史會主任委員，好像有一點官方的色彩，但是他這次不避嫌疑，和我們一起前往芝加哥參加會議，固然由於辛亥革命與國民黨不可分，他義不容辭，同時也是因為他堅持這是一次學術性的討論，與現實的政治無關。開會之前，他路過舊金山發表談話，便強調這次討論會是國際性、多邊性的純學術會議，不具任何政治色彩。討論會進行到最後，他應邀作總結報告，更加強調歷史研究應根據史料求其是非，不可以因為政治的影響，先有一套框框，然後再選擇有利的史料去勉強支持那個框框。討論會結束之後，中共方面的胡繩和趙復三來電話要求拜會，秦先生都加以婉拒。學術和政治是可以分開的，無論中共搞甚麼政治性的統戰，我們仍然可以堅守純學術的立場，在這方面，秦先生確實掌握了應有的分際。純學術對抗我佔優勢討論會的會場頗大，聽眾約四、五百人，其中自然不乏看熱鬧，也以為這是一次「歷史性」會議的人士。但是稍具學術水平的人，也都能夠在看熱鬧之餘，撇開政治性的思考，最後肯定我們在學術上的優異表現。研究中山先生極具權威的史扶鄰（Harold Z. Schiffrin）是討論會的三位評論員之一，他在討論會之前，曾被安排會見記者，談到這次討論會我們和中共的代表參加，都經過官方的同意，具有「歷史性」的意義。討論會進行的時候，他首先評論，特別強調雙方學者在辛亥革命解釋上的相近之點。會後張玉法兄、林明德兄與筆者三人自芝加哥飛往紐約，恰巧與史氏同機，他特別讚揚我們論文的水準，希望我們在學術的對抗上對中共不必有任何恐懼，我謝謝他的好意，並且表示我們從來不怕學術的競爭。玩政治花招惹人生厭的確，我們只要堅守政治與學術的分際，儘可光明正大的和中共方面的人員進行純學術的比賽，不必畏懼中共的統戰。以這次辛亥革命討論會的經驗來看，我們的優點正是大陸學者的弱點。大陸學者的論文多是一個政治框框，資料不充實，用語不嚴謹，又普遍的缺乏註解，這是他們最大的缺點，只要他們一天不能摔掉馬列思想的包袱，他們的學術水平就是那樣，很難再有創新的表現。除此以外，他們藉學術會議搞統戰，時間久了，次數多了，也會叫人覺得討厭。便以這次討論會來看，主辦單位就很不滿意章開沉講題外的話，認為他破壞會議的規則，曾於會後向他提出警告。學術有一定的水平，中共貨不真價不實，玩點政治花招畢竟不能掩蓋有識之士的耳目。我們今後的方向，是嚴格劃清政治與學術的分際，讓一代又一代的學者，拿出不斷創新的學術著作，到國際學術界中去爭取更多的勝利。

【1982-04-19/聯合報/02版/第二版】